

中 国 游 记

〔日〕芥川龙之介著
陈生保译 张青平译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导读

陈生保

一、芥川龙之介其人

芥川龙之介，1892 年生于东京，因生当龙年龙月龙日龙时（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取名龙之介。父亲新原敏三，原籍山口县，在东京经营牛奶业，是个事业的成功者，在新宿和筑地拥有牧场。龙之介出生后九个月，母亲精神失常。龙之介遂由舅父芥川道章收养，成为芥川家的养子，易姓芥川。养父家江户时代在将军府当奉侍，明治后家道中落，但仍小有财产。

养父一家都爱好文艺，颇具江户文人的趣味，龙之介从少年时起便接触日本和中国的古典作品。据他本人回忆，小学时最喜欢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和《水浒传》。后来他又学习“汉文”（中国古代的用文言文写的文章）、“汉诗”（中国的古典诗词），并学做“汉诗”，同时阅读了《剪灯新话》、《新齐谐》、《西厢记》、《聊斋志异》、《金瓶梅》、《三国演义》等许多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这不仅使他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修养，而且养成了他的所谓“中国



大家小书·洋经典

趣味”（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爱好），对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形成也不能不产生影响。

1913 年他考入东京大学英文系，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名著，接触西方文化，从而使他成了一位既熟悉东方的文学、文化，又了解西方的文学、文化的学贯东西的人才。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以写短篇小说见长。他与明治初年的国木田独步以及昭和时代的志贺直哉，并称为擅长短篇的三位大家。他从 1914 年到 1927 年的十三年创作生涯中，共创作短篇小说 148 篇，另有小品、随笔、诗歌、游记、评论多种存世。芥川的小说早期以历史题材居多，后期以现代生活为主。由于芥川自小培养的汉学功底，他的 148 篇小说中，有近一成即 12 篇是取材于中国的，它们是：《酒虫》、《仙人》、《奇遇》、《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尾生的守信》、《秋山图》、《掉头的故事》、《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女体》。上述 12 篇小说中，大部分是取材于中国古典的，如《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但是，这些作品并非简单地重复历史场景，而是对历史题材作新的阐释、新的解读，赋予古典以现代的意义。

芥川素来体质孱弱，且有点神经质，老担心生身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给他，自己也会发狂。1921 年访华期间已多次生病，也许与三个来月的旅途劳顿不无关系吧，归国之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神经衰弱、胃痉挛、心悸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从 1925 年起，状况更不如前。1926 年 1 月曾因胃肠病、神经衰弱、失眠症、痔疮等，去汤河原温泉疗养了一个来月。随着体力不支，这一二年里创作的能力衰弱。这使他对自我的创作也失去了信心。除此之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深感痛苦。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也看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并对他们抱有希望，但又认为自己无法超越自己的阶级。多病的痛苦，创作能力的衰退，怕发狂的精神负担，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走上了决心自杀之路。1927 年 7 月 24 日，他在东京田端的自己家中服用致死量的安眠药自杀，结束了他三十五年短促的生命。死前留下遗书《给一个老友的信》，详细记述了他自杀时的心境，并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

才华出众、学贯东西、年轻有为、创作事业正如日中天的作家芥川龙之介之死，令日本举国震惊，成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935 年，为了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日本创立了芥川奖，1945 年因时局原因中断，1949 年恢复，每年春秋二期评奖，直至今日。它与同样春秋二期评奖的直木奖

（大众文学）成为日本文坛的两个大奖。

我们中国读者对于芥川龙之介也许并不太陌生，就在他访华期间，鲁迅先生就于1921年五六月里，在北京《晨报副刊》转载了芥川的小说《鼻子》和《罗生门》，并将它收入了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丛书之一册的《日本现代小说集》。后来，我国还曾出版过《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罗生门》、《地狱变》等等。两三年前，由全国十五位译者通力合作，将他的全部作品译成了中文。山东文艺出版社于今年3月出版了由高慧勤、魏大海主编的、洋洋三百万言、煌煌五大卷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全集的日本作家，至今尚只有芥川一人。

二、芥川访华的大背景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井上清在他所著的《日本历史》^①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日本人的社会，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前，几乎是完全孤立于日本列岛这片土地上的。从那时起，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的文明，在其压倒性的影响之下，到公元四五世纪，才结束了未开化的阶段，进入了文明的阶段。它比起美索

^① 日本岩波书店1963年9月25日发行。此书由上、中、下三册构成。

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中国这些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历史，要整整晚了二千年至四千年。”

中日之间，有长达二千年的交流历史。在古代，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无论是语言文字、典章文物，还是儒释道、古典文学，日本都从中国大量引进，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充实和发展了日本的文化。举个例子来说，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教育制度与我国的书院、私塾有许多相似之处，学生除了要学习日本的古籍之外，也要学习来自中国的“四书”、“五经”，《左》、《国》、《史》、《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读写“汉文”和“汉诗”的能力，一直是文化人必备的教养，也是进入上流社会不可或缺的入场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直到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文化上的老师、大恩人。时至今日，许多正直的日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甚多，例如有一本近 600 页的《中国传来物语》^① 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详细论述了从中国的引进。全书分为生活篇、民俗篇、政治篇、兵法武艺篇、学艺篇、医学篇、通俗文学篇。仅从生活篇来看，它就详细记述了从中国吸收引进的食物、饮料、料理、水果、蔬菜、花卉、动物、游戏、娱乐、衣服、居住、工具，以及进入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汉语词

① 寺尾善雄著，日本河出书房新社昭和 57 年（1982）出版。

语等等，长达 135 页。另一本名叫《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①，是由中日两国的二十位学者分题执笔、共同完成的。该书分别论述了中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儒教、道教、禅宗、神话、文字、典籍、书道、美术、音乐、庭园、医学、历法、科技、民俗、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对日本的影响。

但是，中国近二千年的封建制度，使社会发展缓慢乃至停滞不前。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一步步走着下坡路；而日本自明治之后改学西方，实行“殖产兴业（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方针，一步步走上坡路。这么一来，原本先进的中国变为落后，而原来落后的日本变成了先进。

1921 年芥川访华的时候，虽然已到了民国 10 年，但中国并未真正统一。这时距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已有八十年。这期间种种不平等条约，各国列强的掠夺，更使中国成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而日本自 1868 年的维新以来，也已有五十多年，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国家。为此，芥川访华时中日两国在整体上的差距也就不言而喻了。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其一，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于 1919—1931 年期间留学日本，并取得日本

^① 蔡毅主编，日本勉诚出版社，2002 年 3 月出版，近 300 页。

东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他曾回忆说，刚到日本印象最深的是，常常看见日本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坐在自家屋子的廊沿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在读小说。要知道，1919年的时候，中国人绝大多数还是文盲，尤其是妇女，能识字读书的更是凤毛麟角。而日本的老百姓，包括老大娘、老太太都已能悠闲地读小说了。这件事对于刚去日本的苏先生成为一种有关文化差距的冲击，是不难理解的。苏先生所看到的景象绝不是偶然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尽管财源拮据，然而对教育的投资最多，特别在抓小学教育、普及国民教育上狠下功夫。1872年（即明治维新后仅过了四年），明治政府颁发《学制》，明确地宣布要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①。苏先生去日本留学的1919年，普及国民教育的政策在日本已实行近五十年了。

其二，在日本先后生活过二十年的郭沫若先生，在说到日本时曾说过，日本人有洁癖，几乎天天要洗澡。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是爱清洁的民族，然而到了近代，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化，我们差不多要被人看作不爱清洁的民族了。

综上所述，芥川访华的大背景之一：中日两国的

^① 据万峰著《日本近代史（修订本）》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月。

整体差距已经何止五十年。

芥川访华的大背景之二是：明治之后，日本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虎视眈眈，始终想要灭亡中国。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逃脱了步中国之后尘成为半殖民地之厄运，但是，当它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策奏效，国力强盛之后，便开始效法西方列强，实行对外扩张、侵略的方针。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本州山口县西南端的下关（古名“马关”）的春帆楼，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等土地，以及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后来为了赎回辽东半岛，清政府又多赔三千万两白银。因而一共赔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半的全部岁入。除此之外，日本还同时取得了在中国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等特权。也就是说，战争使日本尝到了巨大的甜头。

之后，乘着民国之后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国力进一步削弱，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着在欧洲相互厮杀、无暇东顾，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向大卖国贼、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提出了妄图独霸中国、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今年正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九十周年，为了牢记这一国耻，现特将其内容介绍如下：“二十一条共分五号：

第一号四条，要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让给日本，并增加新的特权；第二号七条，要将旅顺、大连和所谓‘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从原来的二十五年等延长至九十九年，并允许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居住权、租借或购买土地权、经营工商业和建筑铁路、开采矿山的特权，以及优先充当各种顾问、教习的特权；第三号一条，要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由日本控制；第四号一条，中国不得把沿海港湾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第五号七条，要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当各种高级顾问，由他们来掌握中国的政治、财经、军事、警察等大权，并允许日本在福建、华南等地享有各种特权。”^①

这个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狂妄野心的大暴露，目的就是要全面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

由于中国人民掀起了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使得那时已由卖国贼袁世凯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

“二十一条”虽然作废了，然而从侵略战争中尝到了甜头的日本帝国主义，却并未因此而放弃侵略中

^① 引自《日本近百年简史》P. 77—78，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学参考读物。

国、灭亡中国的野心。

芥川的访华，是在“二十一条”提出之后刚刚六年。当时中日关系的大背景是：一个日益衰败的“老大国”^① 中国，面对着一个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日本。

三、访华的行程及游记的出版

芥川龙之介于 1921 年 3 月 22 日从九州福冈县的门司港乘坐筑后丸，踏上了访华的旅程，并于 3 月 30 日下午 4 点抵达上海。同年 7 月 12 日离开天津，经沈阳、朝鲜从釜山坐船于 7 月 17 日前后回国。这期间，刚到上海便因肋膜炎而住院约三个星期。因而，他实际在中国的参观、游览、访问约为三个来月。芥川在《中国游记》的《自序》里说是 120 天，看来是把在日本准备出发的日期以及路经朝鲜的时间也计算在内了。

芥川在三个来月时间里，连续游访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庐山、北京、大同、汉口、长沙、郑州、洛阳、天津、沈阳等地，真可谓马不停蹄。一路上还看了 60 多出戏。

芥川访华，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出国。他从小就爱读中国的古典，对中国心仪已久。终于有机会亲眼一

^① 芥川在《中国游记》中指中国的用语。

睹他以前从书本上了解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而他对这次访华抱着很大的期待；另一方面，派他出差的大阪每日新闻社和日本的文坛也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出发前的3月9日，在东京上野的精养轩，为芥川举办了盛大的欢送会。当时日本文坛的代表性人物，如菊池宽，久米正雄，丰岛与志雄，小山内薫，久保田万太郎，山本有三，室生犀星，铃木三重吉，与谢野铁幹、与谢野晶子夫妇等四十多人出席。

《大阪每日新闻》还于芥川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3月21日，在报上刊登广告，预告“近日将连载特派员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印象记》”，报导“新兴作家眼里看到的新的中国”。报社的广告词全文如下：

中国乃世界之谜，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度。一方面，古老的中国犹如一棵老树躺卧在大地上，而另一方面，新生的中国则像嫩草一般正在生长。在政治、风俗、思想及其他所有方面，中国的固有文化正与新世界的文化纵横交错在一起。这正是中国令人感兴趣的原因所在。新兴作家罗素和杜威教授，现正在中国访问。另外，柏格森教授不久亦将远涉重洋，前往中国，他们全都是为中国的上述趣味所吸引。本社今有所思，将于不日之内刊载芥川龙之介的《中国印象

记》。芥川氏是当今文坛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新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与此同时，他作为熟悉和爱好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也是尽人皆知的。如今他正挟着如椽大笔身在上海。待他赏遍江南一带的山水风光、奇花异草之后，不久将北上北京寻春。所到之处，除了寄情于自然风物之外，也将结交当地的新兴作家，并努力观察年轻中国的面目。芥川看到的中国，具有怎样的新面目，又如何富于新意，这只有读了他的《中国印象记》才能得知。

由上述广告可知，大阪每日新闻社之所以派又是名作家又是中国通的芥川龙之介到中国采访，是为了报导民国之后的中国“在政治、风俗、思想及其他所有方面”的情况。

报社原本计划让芥川每天写一节刊登该报，可出发前芥川就发烧到 39℃，在海上又晕船，刚到上海就住进了医院，一路上也一直贵体欠佳。如在南京，因胃疼而请了按摩师，而且一听人说“在南京生了病，没有一个人能得救而活下来的”，便有了命在旦夕的恐惧，第二天便赶快逃回了上海。因此，报社原有的每天发一篇的计划，终于未能实现。

《上海游记》是芥川访华回国过了一个月之后，于 8 月 17 日—9 月 12 日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

的。《江南游记》则是第二年的1月1日—2月13日发表的。而《长江游记》的刊出则已是三年之后，即1924年8月了。《北京日记抄》和《杂信一束》的刊出，是四年之后的1925年6月和11月了。

如果说写《上海游记》是趁热打铁，写《江南游记》尚可说是记忆犹新，那么，时间已过去三四年之后的《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则已是时过境迁的了。一来，回国之后健康状况不佳；二来，他的兴趣也已转到其他文章的写作上去。依笔者私见，这也许正是这部游记前两篇详，后三篇简，有点虎头蛇尾的原因之一。

1925年11月，由日本改造社出版了芥川《中国游记》的第一个单行本。

四、对这部《中国游记》的评价

芥川的这部《中国游记》自出版以来，与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上海》等著作一起，一直是日本人了解旧中国的必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人来说，几乎成了一本必读的经典。它不仅收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各种《芥川龙之介全集》里，而且还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问世。由此可见，此书拥有众多的读者。

在日本，有关此书的研究性论著也颇多，然而似乎对芥川的访华及《中国游记》评价不甚高，持否

定意见的不少。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强调芥川在中国的急行军式的访问损害了他本来就弱的身体，回国之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这是导致他 1927 年自杀的原因；二是不满意他到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中国跑了三个来月，却主要报导了山水风物、名胜古迹，而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报导得不够。

在中国，芥川的《中国游记》更是引起中国文坛极大的反感。巴金曾撰文《几段不恭敬的话》^① 加以批判。针对芥川在《长江游记·芜湖》里说的“特别是，要说到文学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可以引以自豪的作品吗？”巴金反驳说，如果把中国换成日本又怎么样呢？日本的音乐、绘画、文学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引以自豪的东西。在这之后，巴金谈到了芥川的小说，文章用“空虚”加以概括。此外，韩侍桁 1929 年在《杂谈现代日本文学》里，冯乃超于 1931 年在为他译的《芥川龙之介集》的序言里，都对芥川抱有反感。这可能是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蔑视中国、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大背景下，芥川的《中国游记》对中国所作的许多负面的记述，有伤我们中国人的自尊心，引起中国文坛的反感，也是很自然

^① 见 1934 年 1 月 5 日出版的《太白》第一卷第八期，同年 4 月收入《点滴》。这一段参考了关口安义著《特派员芥川龙之介在中国看到了什么》P. 136—137，此书 1997 年 1 月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

的。许多中国作家难以容忍一个日本作家对中国说三道四。

但是，自芥川的《中国游记》刊行以来，时间已过去了八十年，芥川当初曾大失所望的中国，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值“汉唐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盛世”^①的我们中国和中国人，理应有更宽阔的胸怀、更大的度量，来倾听一位从小憧憬中国文化，而对当时颓败破落的中国不满的异国作家出自真诚的抱怨。作为译者，我对芥川的这部书，是抱着基本肯定的态度的，理由如下：

（一）此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尽管负面的报导为多，但它毕竟客观地记述了八十五年前半殖民地中国的真实面貌。

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有如下场景：脏兮兮、相貌丑怪的黄包车夫和苦力们；飞扬跋扈的英国水兵；在长江江面上实弹射击的美国炮舰；在天空张挂鲤鱼旗、看见一枝瘦弱的樱花就兴奋不已的住在上海的日本人；马路边柳树枝上挂着犯人首级的郑州；在大街上执行死刑、霍乱和疟疾肆虐的城市长沙；黄尘滚滚、天空呈柠檬色的洛阳；呈铁锈颜色的长江水；在芜湖的街道中央撒尿的猪；上海城隍庙湖心亭池子中呈病态绿色的水，以及把一泡满满的小便斜斜地射入池中

^① 台湾作家李敖 2005 年 9 月 23 日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用语。

的中国人；因患梅毒而全身不长一根毛的镇江的狗；浔阳江上木造的军舰；中国人一个不让进、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去的“公共花园”（上海外滩的黄浦公园）；象征着中国现状的苏州文庙的荒芜；除了味觉之外，其他任何感官都无法得到满足的中国菜馆；精通中国戏曲并出版了大部头的中国戏曲专著的日本人辻听花等等。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感谢芥川为我们记录下的一个个场景，它们象征性地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所蒙受的苦难。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二）芥川是爱中国的，也是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的。特别是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芥川在《长江游记》里，有这样的话：“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唉，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灵昏聩，想必比起我一介游客，怕是更要深感嫌恶的吧。”^①

芥川自小爱读《唐诗选》等中国古典文学，是从书本上了解中国的，他知道中国是文明古国，他向往中国、憧憬中国，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他心灵的故乡。然而唐诗所咏唱的是盛世中国的景象，而他所目睹的现实的中国却是充斥着鸦片、卖淫、乞丐、强

^① 见《长江游记》（一）《芜湖》。